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ZINSUI RHBAO 星期二 第一版

晉綏日報

創刊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四四〇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牙科專家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 美籍伯赫醫師來晉綏工作

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牙科專家，美籍伯赫醫師已於日前來晉綏軍區衛生部，並帶同專門牙科醫生多人，現住於寨底村（興縣城西二十五里），決定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始正式工作，每日下午一至四時，為診療時間，凡我黨、政、軍、民患牙疾者，憑持機關、部隊或地方區政府以上之介紹信，前往寨底村就醫，不收任何報酬。

啓事

茲有元寨山村賈治成，前在本署生產科服務，已於三月二十日脫離本科，此後賈之一切行動，本科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綏蒙行署生產科

徹底解決貧苦羣衆困難 方山補發貸糧一二五九石

貿易機關第一期發放貸款中趁機剝削群衆

（方山訊）縣上檢查過第一批貸款工作後，決定補發小米一二百五十九石，計一區一百八十石、二區七十九石、三區九石（因餘存多），現已派幹部到各村，繼續深入檢查，對沒有解決困難和未完全解決困難的貧苦農民，用清理出的貸款與補發的糧給予徹底解決。來貸含糊的，堅決糾正。

（又訊）方山第一批貸款工作的主要缺點，是為貧苦羣衆徹底解決困難的思想，在許多幹部中沒有建立起來，他們不願意給貧苦羣衆多貸，要「利益均沾」、「一齊頭紅」，用種種藉口拒絕貧苦羣衆的要求，作貿易機關甚至還有剝削羣衆的思想作祟。二月間按當地最高市價，地藥每斤不過二斗四升小米，而貿易分公司發貸款中，故意抬高到三斗六升多，二百六十斤地藥，羣衆即吃虧三十二石九斗小米（也就是少得地藥一百餘斤），羣衆吃虧不要（現已讓貿易公司按原價收回），乾洞，給口貿易局把磨破的布頭好布貸出，窯頭寶鄉則需得一疋破布，原作價小米一斗三升，出賣時，貿主只給五升小米。發棉花時，捏在上面的麻繩不除去，結果麻繩也頂了棉花，馬家溝兩戶貧苦農民貸花中有麻繩一條，誰也不要，最後只好將麻繩分成兩份，各拿一半。武家灣全村貸款六石三斗，有張萬奎等三家最貧苦的農民，要求貸一條耕牛（四石五斗），幹部怕他們還不起，說得難口全村貸糧有數，又要解決種籽、口糧，以拒絕，另貸給有草料的兩家牛價一石二斗，叫他們添措一些，實回牛來後，和貧苦農民「貼牛」，結果使貧苦農民的耕牛困難，無法解決。據將石七小米的一頭毛驢，貸給兩戶貧農，本來該缺肥料種籽等，但幹部認為貸了一頭毛驢已經很可以了，沒給解決。潘家坡貧苦農民郝占有，五口人，家境很窮，夏天打忙工，冬天磨豆腐，幹部說：「這人好吃，快不起來，貸不貸起不了作用。」窯灣李根起，六十餘歲，沒有結過婚，只有很遠的樂山地土坰，勞動很好，父親手上欠下地主的債，被地主剝削了一輩子，這次也沒貸給，幹部說：「年紀大了，貸給也起不了大作用。」有的怕貧苦人還不起，因此也不敢貸，不敢多要貸款的羣衆。高興是轉變了的二流子，本來困難很多，他們也不管，只要了二斗，幹部也不管。一區對貸款工作不重視，不在土地改革中配合，比二三區還遲了二十多天，沒有及時發出，這些缺點經過這次檢討後，決定在補發中徹底改正。（白光、安民、天恩）

聲威所至敵狼狽逃竄 我收復虞鄉趙城霍縣

蔣軍第十旅旅部倉惶逃到黃河南岸

（新華社同蒲前線二十五日急電）太岳人民解放軍於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收復虞鄉、趙城、霍縣三城，盤據三城的蔣閻軍，在人民解放軍壓境下，狼狽逃竄。市區首先逃至永濟之蔣軍第十旅旅部，且已逃至黃河南岸。按上述三縣係我軍解放之第十二、十三、十四座縣城。

（新華社同蒲前線二十五日電）（遲到）太岳地方兵團一部，十八日晚同時收復介休東北之張良及臨汾東南之候村兩重要據點，共斃俘蔣閻偽軍四百餘人，繳獲機槍八挺、小砲兩門、長短槍百餘支。

晉冀門戶天險 娘子關為我攻克

我控制正太路二百里

（新華社晉察冀前線二十五日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二十四日一舉攻克晉冀門戶天險娘子關及正太路移穰、石、亂流、等車站。至此，正太路東段（陽泉以東）間之蔣偽軍完全肅清，二百華里之該路已盡入人民解放軍所控制。

閻頑高級官員悲觀腐化 太原物價狂漲商店倒閉

（新華社呂梁二十七日電）據太原來人談：太原四道街妓院已成為閻頑高級軍政官員淫樂之所，彼等自知撫稱無望，乃藉燈紅酒綠，以消磨時局悲觀，感到醉生夢死，前途渺茫。又：太原市場異常冷落，商店紛紛倒閉，據閻頑商會統計透露：二、三月份即有百餘家商號歇業。「兵農合一」暴政施行後，已使壯丁嚴重從一月份一千元白洋漲到三千元，商人負擔捐抽丁，都將川五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之非役齡者任店員。而一般市民，因為物價狂漲，無法活下去，一個燒餅要賣到七八百元。因此大街小巷的鴉片煙館煙泡被偷一空，而熱鬧市街亦莫如此。閻頑報紙狂呼：「往意愛護路燈」，但偷的愈厲害，閻頑市政機關只好犧牲再不點路燈泡了。（江碩）

汾西一、四區民兵 痛擊閻頑編村武裝

交城平川民兵撲滅敵大營編村

（新華社晉綏二十五日電）汾西縣自入寇以來，將居霍縣、靈石之僞「汾西縣政府」保警隊、僞村武裝等百餘人，不斷向我邊緣區倫念、圪塔、圍伯等行政村襲擾，其騎強多採用：集中兵力突擊，包圍村莊，搶奪羣衆糧食財物，或小股突襲，抓走人和牲口，然後逼迫羣衆出錢贖回。各村青年為反抗閻頑搶劫，紛紛參加民兵，主動堵截道路，打擊敵人。自清明節起，我一區城內、南莊等村民兵，襲擊霍縣白龍村，打死閻頑便衣一人，繳獲步槍二支。四月四日，我四區下莊等村民兵，在伯倉堰上以一顆地雷炸死搶糧閻軍二名，炸傷五名（內中尉排長一名）。四月十七日，我一區許村民兵深入敵據點附近誘敵，又在北門溝設伏，結果斃敵三人，繳獲步槍二支。閻頑遭此打擊後，總不敢輕易出擾。

（新華社呂梁二十三日電）我活躍於交城平川之民兵，在某部偵察員配合下，於十九日晚突然襲入大營村（交城閻偽之間）閻偽村佈部，俘以下十八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十二支，子彈百餘發，手榴彈兩箱。即勝利結束戰鬥，計擊斃閻村長、特派員、排長各一，生俘排長。（劉顯）

蔣胡軍侵佔趙城時 燒殺姦淫暴行如山

（新華社臨縣二十七日電）蔣胡軍侵佔趙城半年來，共姦淫燒殺，慘不忍睹，較之日寇尤甚。趙城東沙溝莊老漢秋興路被兩個蔣胡軍以活人跪無辜槍殺。南溝村青年李光中、過路生於四月五日被蔣胡軍用刺刀刺死後，復將其頭割下，手榴彈炸成肉泥。樂家莊等村民房被焚，全被蔣胡軍燒掉。蔣胡軍實行淫殺婦女，十一月上旬，蔣軍一排輪姦楊錦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其母亦遭毒打，掃蕩一民婦逃入家途中，被蔣胡軍拉至觀音廟內輪姦，該民婦羞憤自縊而死；在楊堡、北官莊等地，蔣胡軍將全村男人囚於一處後，便去各家姦淫。五六十戶的樂家莊，僅有三戶婦女倖免，被強姦者在十分之八九。蔣胡軍強姦胡廉頭的兒媳時，其母說：「都是自家人，我兒也在自家的隊伍當官。」蔣胡軍回答：「官太太更是好的。」除兒媳被輪姦外，其母也被毒打。羣衆所有糧食、衣服、用具均被搶，樂家莊被三次搶劫，連窯火柱都被燒。蔣胡軍更時常檢查，動輒勒索，一村辛月下旬，被蔣胡軍一排長抓去，以十萬元贖回，又被抓去，又出百萬元，長抓去，最後又被姦長抓去，要求給他一千萬元贖價。許多羣衆因交不起款而投井自殺。（興銅）

懷仁平魯等地 傅匪殘害婦女

（本報訊）侵佔我懷仁平魯等地的傅匪軍，姦淫擄殺，殘暴已極。三月三十一日，傅匪十七師臨長圍在懷仁石井村，將該村賈年婦女，全部關起，姦淫。居民田玉才的女人，被十數個傅匪輪姦，至今不能起床。平魯縣、爬恩堡等村的大部婦女，也遭傅匪詩兵強姦，下水泊子任四的媳婦，才十五歲，遭七八個傅匪輪姦。獸行，使得那裏的婦女不敢在家裏住，川、柏莊下，油、柏莊村，傅匪惡、刀、穿了紅襖的婦女，被刀割下、剝、布衣服、首飾等，搶走了牛羊、衣服，見著的都搶走了，暴虐無已極。（劉伯珍）

河五區檢討 河防與備戰鬆懈

（河曲訊）五區民兵中隊長會議檢討到備戰工作中的鬆懈現象。該區四十里河防線，原設置固定哨多處，每晚要有××民兵担負河防任務。過年以後，部份幹部對河防不聞不問，工作完全自流了，哨位上只有幾個民兵看河，有時去了都睡了覺。至於民兵的武器，也沒有很好修理，爆炸工具殘缺不全，許家坡有兩支槍都不能打，也無人經管修理。同時浪費彈藥，如拿手榴彈打狐子的現象，至今各村都存在。經檢討後，大家一致認識到麻痺現象是很危險的，即決定加强備戰，修繕武器。（王禮靜）

蔣政府「改組」期間 上海物價達新高峯

黃金黑市突破一百一十萬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上海的物價似乎故意同蔣介石的「改組政府」開玩笑。蔣介石於十八日宣佈「改組政府」，到二十三日蔣記新政府正式登台之前後六天，就是上海物價發生新的大波動的日子。美聯社上海二十三日電稱：上海物價漲到新的最高峯，過去一週中上漲百分之廿到五十。美聯社稱該的一週，恰恰就是蔣介石改組他政府的時候。據新加坡廣播稱：廿三日上海米價每擔石廿二萬元，黃金黑市為七十八萬元，美金黑市為一萬八千元（官價一萬二千元），美聯社二十四日的報導，黃金黑市已漲一百一十萬，美金黑市已上漲至二萬二千元了。美聯社說：過去上漲百分之五十，「但難說到底是什麼風市，因為投機實在最大秘密下進行」，蔣禍的投機者，除了蔣宋孔陳和政學系財閥們以外，在中國是找不出別人來的。人民對蔣政府的改組毫無幻想，亦可從上海物價中透視出來。上海文匯報二十四日因刊載黃金黑市價格，遭蔣記警局嚴重警告，並謂：「嗣後如再違犯，定予嚴厲負責，嚴罰鍰拘留處分」，這可以看出蔣介石慣用的恐嚇。

群衆思想顧慮打破

奸霸逃跑半路抓回來

永和紅崖渠等村鬥爭穆世恆勝利

（新華社晉綏二十日電）永和三區紅崖渠、姚家山、蘇家山等村羣衆，打破重重顧慮團結起來，鬥倒奸霸穆世恆。穆某曾任閻頑村長、區助理員等職，一貫忠實閻頑；四四年爲請賞報功，誣陷紅崖渠村白老三、白老五「通八路」，被閻頑槍決；四五年又報告外來戶張興榮、寇金凱等六人，被逮捕坐監，給閻頑抓兵中敲詐蘇家山張俊、張福各白洋四十元，搶[illegible]頭村羣衆的財物，撥派羣衆無惡不作。永和解放後，穆繼續入我紅崖渠村政權搗亂，穩藏威迫羣衆。這次區幹部到達該村，開始羣衆顧慮很多，尤其怕下列幾個人：老抗屬因閻頑仇恨攪鬧，受到極度的恐怖鎮壓，怕鬥爭勝利不了將來還要受害；本地戶覺得和穆世恆在一個村子住了多少年，鬥了他以後怎見面說話；一些外來戶因受歧視，顧慮更多；過去在閻頑村閻幹事，怕被穆世恆威迫的貧苦羣衆，認爲自己歷史上有不光榮的地方，怕別人說「你們也是頑固腳節，還鬥爭別人哩！」一般羣衆共同的主要顧慮是「怕變天」，「怕鬥不倒」。區幹部爲打破以上種種顧慮，首先在積極份子中展開討論，並發動羣衆吐苦水，挖窮根，啓發羣衆階級仇恨，加強「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同時明確表示民主政府是給窮苦人撐腰的，區公所立即派小隊把穆某實記的物資。這一來，羣衆情緒高漲了。穆某自知罪北，宏圖逃跑，但被羣衆發覺，從半路上抓回。穆世恆陰謀未逞，又玩弄收買欺化手段：穆的父親拿着酒肉白洋，向被他村被殺害的白老三、白老五家屬求情，說是「給你們一家五百元白洋，咱們的事情私下解決吧！」白老三的兒子白三元嚴詞拒絕：「窮苦人的命是那麼不值錢？！要你償命！」在二月十七日的羣衆大會上，四十餘直接受過迫害的羣衆伸訴了冤仇，清算出穆逆的土地財物。同時羣衆要求轉奸霸案由政府依法處理，政府當即接受羣衆要求。（解子仁、豐平）

地主吳七　玩弄詭計連遭失敗

（前嵐訊）一區南溝村去冬和春土地改革後，吳家地主吳斯，把持一切陰險毒辣的詭計，企圖拒抗破壞鎮報深入於羣衆運動。今年正月間，吳家猛烈進攻潤家，見第三人到會參一扇計劃；先和鎮水村幹部和積極份子，再對政上級幹部，是到掌握全村。凡幹部由吳七出頭告狀到村署，吳六供給開支，吳四當那手。他們研究之後，一步一步的做起來。先全力打擊幹部，到處喊叫「一定錯」了他們的成份，說什麼「下級幹部盡把工作做錯了，上級把他們批評我了，叫他們到前方參軍去嘛！」有時「把我吳家圍成地主，死也不在南溝住，要告狀到行署，區上縣上不在心事上！」一黨出一黑帖子，一告幹部公開喊出「撤銷潘報全，縣政委會主任」（村民勤主任作的）：他們領導了該村工作。吳七找土匪幹部馬有才、叫給他「解決問題」，馬同志早看透他們的心，置之不理，並向羣衆揭露幹部，一邊講：「我見過行實幹部，咱們這下級幹部盡把成份弄錯了！」一邊裝着哀求說：「如弄不清我的成份，就是牛驢吃醬菜的水，往死掩我哩！」但他活動，在羣衆中幹部中，都碰到了釘子。幾天之後又玩弄出一套花樣來，向幹部說：「我可想通了，以後一定和農民站在一起，你們有什麼話的算的，聯我吳七來，我還能不當羣衆服務嗎？」一個別村幹部會被迷惑，以爲吳七有「轉變」，隨經縣級幹部教育，大家眼睛明亮起來。從以後，地主採用了拉一個打一個的辦法，如請村公所代理書記白生模吃白麵吸洋烟，叫他活動農會幹事，阻止農民周存元要地，又爲迎免羣衆清算鬥爭，寡門向農會幹事「獻」一埫，把契約文書全交出，農會幹事周五命除此他還一手，硬硬的向他說：「要交底張，你就給羣衆好了，光給我不頂事！」聽於該村新的鬥爭在醞釀，吳七期積極拉攏貧農民，挑撥農民團結，拉攏說：「可有盼啦！今年冬天國民黨就要來啊！」對小農周存元說：「新政權排斥有關聯，將來鬧到你們中農，看你再樂吧！」但是周存元除了他釘子，說是一農民總是一家人，咱們團結起來鬥地主。提出要「打倒周存元」等人的口號。當羣衆正在開會討論如何種植鬥爭地主時，吳七却在門外偷聽，又一次偷入會場搗亂，被憤的羣衆趕了出來。現在羣衆正醞釀鬥爭。（王存[illegible]）

嵐縣小蛇頭檢查貸款

不應貸的都叫退出來

貸到款的貧農等增種莜麥

（嵐縣訊）五區幹部范門同志到小蛇頭後，清〔村地村〕檢查貸款，發現三家不應貸的，經過羣衆討論都退出來，重新貸給貧苦羣衆。這村貸款沒經過羣衆，全由幹部決定，富農荷搶來，以貸給公員負擔，故意照小生產，也貸給一石五斗莜麥籽，現在已經吃了七斗。小院長王挂賢（中農），去年種三十八埫地，打糧也不錯，因爲要了私情，竟決定給他貸兩石（已都取過一石一斗）。二流子王兩喚莜麥，清灘，愛投機，估計使宜，母親是個巫神，給他調劑地也要挑好的，引起羣衆不滿，貸給他兩石一斗穀，已經吃的留下一石一斗了。這三戶不應該貸的都退出來。決定重新貸給貧苦羣衆。又該村得到貸後的貧農劉廣英有十八埫地，不貸款只能種十六埫，除下兩埫地就荒了，現在他得到貸款，擬參種八埫莜麥，軍人張林小，只能種十五埫地，貸款後要增種九埫地，共中種七埫莜麥。（李尚信）

方山興隆灣

給貧苦抗屬包耕

（方山訊）三區興隆灣今年採用包耕辦法，解決四戶貧苦抗屬勞力困難。去年採用派工代耕辦法，浪費很大，工地還未曲好。如隆隆戰士杜芝茂家裏，有兩個娃娃、一個女人，自有山地九畝、坪地二畝、水地一畝，五月鋤鋤一次時，還些地都荒滿，從二，宅後派人代耕，共用人工六耕到秋收，十餘個，過荒了一畝水地。一次派任務分去代耕，牛做山藥用了兩個工還未能出，抗屬和羣衆都不滿意。今年村幹部根據羣衆意見，採用包耕，由抗屬自己選合適的人。四戶貧苦抗屬除自耕外，共需包耕水地十五畝半、坪地十畝、山地十一畝，所需八人包耕，於是由抗屬召開選出八戶代耕，免掉他們負擔比例羣衆，並與抗勤統一算，長的抗勤，立冬時再與抗屬短工都由工資補足，並規定如荒蕪時，按年底好壞，由羣衆評定酬產包耕。（穆萘賴、薛峰）

河曲元頭村幹部　減低出租地租額　退出私種調劑地

（河曲訊）二區元頭村科正幹部私自提高出租地租額，和私種應分給貧苦羣衆的調劑地。該村前會調出兩畝牛水地，準備租給五戶抗屬和貧苦羣衆。後來村主任田四四個幹部，竟偷偷的打了埫伙，私自分得種了。另外工會秘書田還河租給田王一畝水地，私自將租額提高到一石一斗細米（河斗），結果影響其他的出租地，都不按通產定租額，使貧苦農民無力租種水地。領導上發現這兩個問題後，即召開幹部會議，經檢討以後，才把租額降低，私種了的調劑地退出來還給抗屬軍人子弟貧苦農民。在這影響下，到會幹部又自動獻出三畝水地，租給四戶貧苦農民種。（劉王才、張俊信、張成達、王治）

聽了一貫道的話　一輩子翻不了身

五寨小河頭農民的控訴

（二分區訊）五寨四區小河頭羣衆揭發地主利用「一貫道」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該村地主徐嘉是「一貫道」的壇主，在土地改革中，他以散播迷信思想，來麻痺羣衆的階級意識，使入了「一貫道」的農民，既不參加鬥爭，分給地也不要。正月十六日，他召開秘密會議，佈置破壞工作，當時民兵發覺，將其扣押。被騙農民紛紛覺悟了，一齊起來控告，徐茂說：「我被『一貫道』白哄了好多時，徐嘉對我說『咱們善門善徒，不要愛人家的東西，如果農會給你分地分糧，你千萬莫要，否則是要下，來生做牛做馬也得還人家』，害得我也是跟鐵地稀的農民，他教我們念經，主要是安穩心裏，教我一輩子受窮」。他接着又說：「一貫道破壞土地改革有四句口號，叫做『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視』，如果信了這些話，就永遠不能翻身了」。劉一願說：「去年他勸我（一貫道的獨子）來村裏抬煙，要大家不參加鬥爭地主，不分土地和窗四」。徐樹說：「徐嘉叫我向村裏羣衆人宣傳，要大家說出『八十一劫』新的『刀兵之災』，說是破壞參軍參戰和民兵工作」。在他們指使下，村裏受騙羣衆，也逐漸覺悟過來，提着們召開了鬥爭徐嘉的大會。[illegible]（劉瀾）

堅決執行貸款決定的紀律

建設處

行署在今年發放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中，明確的決定了紀律，對不重視貸款，或擅自挪用，拖延不發，幹部貪污，偏眼生意，以扣貸款，損失丟棄，多報損失，寧私情包庇親友，自私自利等各種違法行爲，要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處分：退還，賠償，開除，判徒刑，以至按貪污論罪。這是保證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認眞負責的正確的貸到貧苦農民、烈抗屬手中，解決他們的生產困難。但從最近派往各縣檢查貸款人員的報告中來看，有些地區，發生了違反貸款決定的事情之後，當地領導上，對之不加以適當處分，教育了那些違法行爲。這是不認眞執行貸款決定的具體表現。

嵐縣野輸村民兵小隊長張九紅，今年貸到了一條牛，他當過偽警備隊，到如今還在威迫羣衆，羣衆怕他的說：「他還沒有出了漢奸味道」，又說：「當偽漢奸的，一當了幹部就能貸到牛，窮人貸不到，人家兩子大，人家是幹部」。該村崇清富農了一犁工，又忘好勞動，一家五口，爭不上。該村窮，因爲的要死，就沙吃沒穿，非常不滿，把檢查以後退了牛，但是偉漢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又撥到了五斗口糧。

前嵐沙廠溝村前年貸給分條長盧二天等四戶一條牛，他一人把牛霸佔了，反向其他貸牛戶周換計要了三斗二升穀子，向盧三要了四斗莜麥，沒人敢和他爭辯。他又將另一條牛交回的穀子也花了，到今年貸款時，盧二又貸到一分子牛，因爲他和村幹部勾結要私情，羣衆不敢說話。又，該村農會幹事李保生還有斛法的中，村幹部庇護，沒人敢說，二區王貴騾，但他又和一戶貧農，貸到了一條牛。可是李保生自己已實報買了五斗三萬多元（當時二百元值一元白洋），現在還沒有償，但修房子，大興土木。羣衆困難的沒吃的，不能生產。慶皆幹部某某借了二百斤，騾羣某某借了八斗，中農某借了八斗，至今放賽地欠不還。因之貧苦羣衆的困難沒有解決。

作興縣三區生產會議中，村分區幹部部要私情，指定貸給韓家溝小院長王芳伏和農會幹事賓漢子一人一頭牛，去年單分到地，生產困難很大，幹部們口說他沒草料，養不起牛，沒有貸給。四區賢村分派主任王六先營私情，把牛貸給了幾家富戶，又受了人情了的封建富農。閻抗屬提出來要貸，沒有貸到手，瑪村公所經過討論，貸五大石米，只有五石米貸給賢村幹部，王家坡村也有五石米貸給自發展的「頭驢子」，實給自養樂，後來經羣衆反對他們私情，才收回來貸給烈抗屬。但比貸額少了二石五斗。以上所舉的事實中，雖有不少的幹部，在發放貸款中，貪污舞弊，[illegible]，從自私自利，私情包庇的觀點出發，[illegible]中，對上級指示，對羣衆[illegible]迫，毫無一點服務的[illegible]，這紀政府貸款的決定，[illegible]地如不加以嚴格糾正，對情節嚴重者，各級應[illegible]，賠償羣衆。

因此，我們覺得今後應以區爲單位，組織檢查組，具體檢查，和分區盤查，能參加領導，[illegible]查，結果一個村比一個村做得好，[illegible]的多。因此[illegible]，必須[illegible]嚴重的工作方法，首先[illegible]，非分情，堅決予以嚴重處罰。[illegible]出，又[illegible]生產會議決定各地[illegible]的貸款[illegible]數扣，[illegible]已經進行，但[illegible]，有的[illegible]各地[illegible]執行決定，[illegible]給以紀律的制裁，[illegible]保證九十萬萬元生產貸款[illegible]的貸到貧苦羣衆手中。

太岳同蒲沿綫與黃河兩岸 民兵游擊戰新發展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三日電）太岳同蒲沿綫與黃河沿岸的民兵游擊戰爭，近來又有新的發展，民兵殲敵數量日增，平均在兩千左右。具體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保家保田的群衆戰爭

第一，游擊戰眞正成爲保田保家的羣衆戰爭。各地在反「倒算」的基礎上，展開了游擊戰，又在游擊戰的掩護下，展開土地改革運動，並在土地改革新的基礎上，全體羣衆以全力支援民兵，青壯年在前面打仗，老人婦女打石雷，値班放哨，以至給作戰的民兵吶喊助威。洪洞伊豐村一個青年在房上打仗，他父親在院子裏向他叫：「頂住敵人，頂不住你就不是我的兒子，[illegible]。」濟源的第二個「杜八聯」站市村，在[illegible]老太太領導下，組織了包括十幾個老漢老婆的情報網，從而使民兵消息靈通，奇襲獲勝，趕跑了附近的[illegible]，[illegible]的局面。三月十八日，[illegible]民兵被敵包圍，該村羣衆有的拿木棍扁担，有的拿石頭，四面八方打去，像趕狼一樣，一片喊殺之聲，打跑敵匪，救出民兵。

分散與集中結合 隨情況靈活運用

第二，由絕對分散作戰發展到分散與集中的結合。由抗日戰爭中分散的麻雀戰，發展成爲必要的集中作戰。由時時不離本村，發展爲聯村聯防、聯區聯防。在戰術上，一般是以分散對付集中，以集中對付分散。在格子網內，則採用「多頭分散，統一指揮」。分散與集中是隨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在配合主力作戰時，則一定程度的集中。如四月五日我軍攻打絳縣及翼城時，翼城民兵即集中了一千餘人，分成十多個集團，捕捉逃竄的敵人，抓住敵保五團正副團長等九十一名。

勇敢與智謀結合 創造了四種戰術

第三，由猛衝硬打，發展爲勇敢與智謀結合。民兵發揮了高度的創造性，[illegible]了許多智勇雙全的人民的軍事指揮家，創造了以下四種戰術：（一）雷槍結合。雷早已成爲敵人談虎色變的「老虎」，雷與槍結合起來，更是「如虎生翼」。平陸民兵在只[illegible]地雷的時候，敵我傷亡的比例是三比一，後來雷槍結合，[illegible]爆炸，敵我傷亡的比例，馬上變爲八比一或五比一，地雷的使用上，亦由黑夜的地雷，由個別地雷發展爲空中雷、水中雷、飛行爆炸、雷槍掛攻。（二）馬蜂戰，即一區槍響，四面增援，[illegible]是[illegible]土地改革，在「天下民是一家」的口號下產生的。二月六日[illegible]民兵[illegible]，槍響一聲，[illegible]各村及一區四莊、小郭等村民兵聞聲趕到，展開馬蜂戰，一時槍聲四起，敵慌忙逃竄。（三）「黑虎掏心」戰，即繞過敵人前哨據點，直搗[illegible]據點，捉首要及奸細份子。[illegible]民兵穿過敵重重封鎖，直搗[illegible]據點，活捉敵「寨門團」團長[illegible]。濟源杜八聯[illegible]

蔣家軍紛紛揮帽請降

我砲火集中轟擊敵陣

殲敵第二快速縱隊戰鬥紀實

（新華社豫北前綫二十五日電）記者報導：蔣介石的快速縱隊第二縱隊，在十六小時之內完全覆沒了，從旅長到伙夫，無一漏網。這一戰鬥，分兩村進行，小胡營有蔣軍一個連，其主力則在半里地外的大胡營，這兩個不到七十戶人家的小村中，它集中兩個步兵團、一個工兵營及旅直屬隊全部。大小胡營曾爲蔣軍北犯重要據點，工事異常堅固，大胡營且有十五[illegible]，普通民房多爲石碑，墻厚半公尺到一公尺，李守正滿以爲憑堅可以頑抗，故指揮四千五百人的兵力，[illegible]向這裏集中。蔣軍進入該村，解放軍即由村東、西、南三面跟踪攻入，蔣軍[illegible]高樓，向解放軍可能接近的房屋投擲大量燒夷彈，企圖以火焰阻擋抵抗，同時，並向解放軍陣地投射毒瓦斯性之催淚彈。解放軍的勇士們，一面搶救民房，一面猛烈攻擊，飛行爆炸隊[illegible]入蔣軍陣地猛炸，各種砲火向蔣軍陣地集中轟擊，第一次大轟擊中，擊斃倉惶逃命的一四六團代團長王吉樣及其隨從二十人，第二次大轟擊中，活捉旅長李守正。李氏甫一被俘，即向勇士們報告：「我是旅長李守正。」勇士們即著其向頑抗部隊勸降，李氏親筆寫成「我已被俘，你們立即停止抵抗，以免無謂犧牲」的命令，並從其上掏出手帕，插在命令之上。[illegible]，向解放軍表示請降。解放軍迅速受降，少數頑抗者皆遭殲滅打擊。解放軍此次攻入[illegible]的五個營，係臨時組成，均由某團長負責指揮，無不團結一致，猛勇作戰。解放軍動作神速勇猛，完全出乎蔣軍意料之外。王吉樣被俘後說：「你們追的這快，我們才進了村子，你們就來了，工事都來不及佔領」。李守正直到被俘前幾分鐘，方向王仲廉報告「形勢很危險」。此次戰鬥的激烈，可由一個統計數字見之，即蔣軍傷亡數佔該縱總數五分之一。

「八路軍野戰旅來了，要吃傢伙啦！」 晉南蔣軍紛紛逃亡

（新華社同蒲前綫廿六日電）晉南蔣軍紛紛逃亡，蔣軍不到天黑，即關閉城門，士兵們互相警告着：「八路軍野戰旅來了，要吃傢伙啦！」蔣軍紛紛逃亡，[illegible]安邑「靖鄉團」一團逃跑七十餘人，[illegible]及絳縣「靖鄉團」一團逃跑百餘人，陸續[illegible]更多，僅二月間即逃跑二百餘名。蔣軍「發志部」一夜就跑了三十[illegible]團全人數五分之二，三四團亦跑六十餘名，三十師工兵營二連一夜就跑了十一名。

（[illegible]）[illegible]人，並且給敵人精神上以重大的威脅。（四）[illegible]路捕捉，或要路設伏，捕捉或以僞裝殺傷[illegible]往來的敵僞。[illegible]大戰鬥[illegible]路旁邊，打死敵人一個隊長。新絳民兵僞裝敵人[illegible]，在洪洞東[illegible]道上五次俘敵十二名。[illegible]常常使同蒲路捕捉的敵人不敢走鐵路而繞道汾河以西。

[illegible]民兵[illegible]黃河，[illegible]河南岸西灘據點，俘敵十三人，[illegible]在黃河灘中[illegible]，[illegible]心戰[illegible]，以小的代價消滅敵[illegible]

關中分區人民奮戰廿日 殲敵一千五百名

（新華社西北廿六日電）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綜合戰報：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二十天來，關中分區人民奮戰的結果，已粉碎敵人第二期「清剿」計劃，殲敵一千五百餘名，計生俘敵團營長劉延俊以下一千一百餘名，斃傷敵營長鄭培湘以下四百二十名，收復鐵王、[illegible]等重要據點，控制新正邊沿地區，[illegible]心區全境已無敵蹤。現除馬欄、[illegible]、柳林、[illegible]、高王山、西坡[illegible]尚未收復外，廣大地區均已[illegible]，羣衆已紛紛回家春耕。二十天中，較大戰鬥有三月下旬的新寧五子[illegible]，計殲敵新一旅二團五個連。收復鐵王鎮之役，[illegible]保七團三大隊五個中隊全部，又殲敵[illegible]。四月一日[illegible]八三旅[illegible]三營及十師[illegible]。此外，[illegible]全區人民[illegible]，使小股敵人已不敢[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一老人拿[illegible]刀殺死敵二名，[illegible]打死敵人一名。二十天來的繳獲，計有火箭砲一門、八二迫擊砲二門、六零砲[illegible]門、[illegible]五三挺、長短槍六十[illegible]支、電話機三架。（[illegible]）[illegible]

莫斯科外長會議結束

下屆會議十一月在英召開

（綜合報導）莫斯科外長會議已於二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結束。[illegible]於今年十一月在倫敦[illegible]下屆外長會議。（1）於五月十二日[illegible]成立一個由蘇、美、英、法四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研究對奧和約草案中未獲協議之各條款。（2）[illegible]委員會於六月十四日以前[illegible]。（3）可在聯合國大會之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胡宗南欺騙手法

（新華社西北電）延安逃出之難民談：胡宗南當局爲了向中外新聞記者表示一個「勝利」，曾作了很大的準備工作。其表示「勝利」的「妙法」中，一種是[illegible]延安市[illegible]出之大批[illegible]婦女[illegible]，假裝是八路軍女同志。其次是把自己的兵裝成俘虜兵，給記者們[illegible]。[illegible]

國際一週

社魯門國聯日前

[illegible]

對德和約的總結

[illegible]

「日本選舉」

自日本最近的選舉中，看出了民主力量的發展。在四月五日舉行的縣市村長的選舉中[illegible]

婦女的浩劫與解放

晉西南　郭楓

在閻匪「兵農合一」暴政統治的農村裏，廣大婦女所受的壓迫與悲慘的生活，使身歷其境的人，感覺到陰森得可怕。一個多月來，在石樓四區兩三個村莊裏，所見到的婦女大半是蠟黃如臘，蓬頭垢面，衣不蔽體。十多歲的女孩子臉上早已失去了壯健和紅潤，中年的婦人拖着因營養不足三四歲還不會走路的孩子，小肉腿上沒有褲子穿，在嚴冬凍成紫黑的皮膚，映入眼簾，使人惻然心酸，愁苦和憂灼過早的給她們臉上帶來憔悴；老太婆的陷頰因憂傷而凹陷，每當談起她死去的丈夫或被閻頑抓走的兒子時就哭了，可是她們哭得紅腫的眼睛常只能偷偷的忍一肚，因爲眼淚早已流乾了，每一張苦臉，都有一段悲慘的歷史！

背重的負担

每一個婦女，除了要與男人分担交糧，交款的重負外，她們還有自己額外的負担：洗紡閻錫山在每年冬夏兩季各發給棉花一次，每次三斤，其中摻沙摻水，實際上只有二斤十二兩，這些棉花最多只能織四丈一尺布，但規定要交六丈。再加上治村人員的小秤發花，大尺收布，一年貼上五六丈布是很平常的事。此外每年還要交四雙軍鞋，鞋幫套身衣。

指南村的黃口關是一個年青的媳婦，丈夫被閻頑軍抓去當了兵，因貼不起布，「治村」收布的狗腿硬把她的被子拆掉，讓她洗好、縫好、補好，算了布才算事。十九歲的寡婦潘招弟，因交不出布，她乃夾纖關在寒窯裏凍了一整夜。寡婦珍仙因貼不出布在太陽下罰跪一天、坐冷凍牢。受盡閻頑刑罰的婦女多得不可勝數，而賠布又是每一個婦女最頭痛的事。

閻錫山常年累月抓夫修碉堡的苦役，同樣也加到婦女的頭上，念上村一個老太婆會訴訴我說：「我們小腳婆婆也要去搬磚，一個人担不起，兩個人抬，再抬不起，就叫你一個人出土錢塊，不去就要罰款換打。」

寡婦和孤兒

在岔溝村，有一個十三歲的寡婦媳，我見她老是緊鎖着眉頭，一雙抑鬱無光的眼睛。一天，她對我說：「俺家是住在羅村，大哥在前年被拉去當兵，第二年又把爹爹抓去了，媽媽哭哭啼啼的拖着父親的衣服，勾子軍把媽媽推倒就把父親拖走，撇下兩個弟弟，三個妹妹，七八口人沒吃的，就把我賣到這裏，媽哭着把生下的妹妹掐死了，去年兩個小弟弟到山裏去打柴，碰到狼，小的弟弟就被吃了，媽傷心的到現在常生病。」

鄉補光的婆姨，一個人靠紡織度日，她每天吃糠和苦菜做的生糊子，大便拉不出，只得用柴棒往出掏，她蒼白、憔悴得不像人樣，兩眼深陷，下面就是她悽慘的回憶：「三十三年，因爲不出錢，男人給拉去披打被吊，昏過去了，勾子軍說他裝死，要活埋他，我聽到後，抱着孩子跑去求情，經村人具保，才沒有活埋，可是我們全家三口，却一起被禁閉了十六天；因爲實在交不下錢，就把男人扣下當兵，把我和孩子放出來了，我餓得全身無力，抱着孩子一步一步的拖回家，誰知中途碰上個狼，把我追得無力再跑，跑到廟裏，孩子叫狼吃的吃了，我拼跑帶爬的逃回家。男人至今也沒音信。」

在農村裏，沒有勞動力，多少小腳婆姨和未成年的娃娃，靠紡織、打柴、拾野菜度日，他們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

被損害與被侮辱

在閻匪「兵農合一」統治過的地區。男女關係的淫亂與性病的普遍，使人不忍聞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閻頑匪徒們每到一村像禽獸一樣的隨便姦淫婦女或霸佔民妻；二是男人都被拉去當兵，妻子無法生活，許多婦女由秘密而公開的賣淫；三是負担過重，有些農民無心生產，由悲觀而頹落的很多。在故鄉村，擴奸閻錫山的特務隊長，把閻鳳閣的丈夫逼去當兵，然後强姦鳳閣和他結了婚。特務隊員們，則從「政治犯」，「嫌疑犯」的苦役生產中會榨取一斗六升的津貼米，依靠賣淫收入，他們三五成羣，肆無忌憚的闖進貧苦婦女家裏發洩獸慾，許多閻頑軍家屬，無法生活，就出賣自己的肉體，換取卑鄙特務非法得來的糧食，這些傢伙也許正是她們的丈夫或別人的兒子在監獄裏在鞭子底下生產出來的血汗糧，再用這些糧食來強姦她們被侮辱和損有獸樂的生命。更使人寒心的是王丑則爲了便於賣淫，忍着心把二歲的孩子撈死。成家溝一個婦女無地無糧，就靠着出賣肉體維持這一家三口的生活。指南村的王三，一個二十三歲精明能幹的少婦，丈夫被拉去當兵七八年，爲了養活公公婆婆和自己，她紡織賺些村裏的鈔票，還是不能維持生活，也只能靠出賣肉體來補貼。在這種情況下，梅毒可怕的散佈着，不少的人不能生育，甚至不能生產和種地。

「咱們笑」

我記不清楚有多少老太婆、媳婦對我說過：「八路軍再不來，我們再活不下去了。」「八路軍再打勝仗，我的男人就回來啦！」是人民的，人民的軍隊給人民帶來了希望與活力。

一個黃昏，我正向念溝行政村村公所的路上走，看見許多婦女，每人手拿着白的誘人的棉花捲，我問她們：「老鄉，那裏來的棉花了？」「村公所領來的。」「八路軍發棉花和勾子軍發棉花有甚麼不同？」「那還用說，完全不一樣，勾子軍發棉花是要交，還得貼貼，八路軍發棉花是幫助老百姓翻身的，有的是救濟花，有的是貸給我們的，紡下線好布，光是工錢就有二斗米，本錢還可以換五六斤棉花，轉上幾回，就有吃的了，春上就能種地，今年就活出來啦！」她們都蒼黃的臉孔，充滿着滿足的微笑，這是多少年來不曾泛起過的微笑呵！我望着她們的背影，慶幸她們的解放。

一天，我在念上村一個農民的家裏和他們一起吃飯，村主任來說要慰勞前方的八路軍，老太婆毫不猶豫的立即下炕到櫃子裏取出一扎線，又到門外去提了一個母雞，含着老年人常有的很熱和誠懇笑着把慰勞品交給村主任說：「我家也窮，沒啥好的，就把這個給咱們打仗的八路軍吧，八路軍打勝仗，我的兒子就能回來了。」我看着炕上擺着的黑豆腐，再看看村主任手裏拿着的那隻連她們自己也捨不得吃的母雞，我又一次體會到人民的偉大和溫暖。同時也加重了我們爲人民解放而鬥爭的責任。（完）

文化短訊

連隊歌聲

秦闓銘

某旅連隊生活很活躍，到處可以聽到愉快的歌聲，一到開大會，會場上歌聲此起彼落，非常熱鬧，他們開展文化娛樂的方法，是開動歌詠訓練班，從團教育股及連隊中抽調幹部或文化較高的戰士，集中旅政，由宣傳科派專人教給唱歌及指揮法，訓練了一星期，就學會七個歌曲和簡單的指揮法，然後再回到連隊中去教，一個月就做到各連都會唱四五個新歌了。

時事漫談

從蔣介石的自供看戰局的變化

馬鋒

全面內戰打了將近十個月，戰局一天天在變化。我軍由被動，逐漸變爲主動，不久將要變爲全面反攻；變爲勝利。蔣家軍卻由瘋狂進攻，變爲被動挨打；再變爲徹底垮台。這的事實證明這個變化在發展，別的材料都不講，單從蔣介石的自供裏，也可看出這個變化：

去年七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時候，蔣介石手下天字第一號的內戰頭子——陳誠曾大吹大擂的說：「半年打垮中共武力；一年剷除民主勢力！」聽起來實在有點嚇人，過去十年中都沒把中共武力打垮，而在中共武力壯大了百十倍的今天，陳誠卻要在「半年內打垮」！這些內戰專家們，敢如此喪心病狂的吹牛，就是完全把希望放在美帝國主義的援助上，他們自以爲有他撑腰爸爸，幫助武器和金錢，打垮「中共武力」—滿有把握，於是就瘋狂的打開了全國性內戰。可是就在那時，他們也露出了做賊心虛，外強中乾的尾巴，宋子文曾說過：「打也垮，拖也垮」的招供。

一直打到去年年底，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所謂「國大」的時候，卻好半年時間，「中共武力」被「打垮」了沒有？中央社沒有說。我們所知道的是，蔣軍被殲放下武器的，消滅了五十多個旅，而且公佈出了番號，和被俘將級軍官名單。蔣家的牛皮吹破了，這時，這夥該死的傢伙，却另換了一種說法，說：「今後一年內打垮中共主力，二年內剷除民主勢力。」這就是說：蔣家公開承認：以前半年內沒有「打垮中共主力」，還要從頭挽救他的死亡。

打到今年二月間，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的時候。消滅蔣軍的統計，增加到了六十多個旅，蔣介石半一兩個月就倒縮了，這時卻手忙腳亂了。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親口對他的部下說：「今後半年內，是我黨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注意，這是蔣介石親口說的。這就是說：蔣家內戰的勝利信心，已經完全喪失了，雖然內戰到底的決心還有，但只不過是垂死的掙扎罷了，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沙鍋裏搗蒜！好歹就是一錘子啦！」

最近在魯北戰役中，我軍繳獲了蔣軍一本「國軍士兵精神教育」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蔣介石向他的部下指示了三點：（一）「被圍不驚」；（二）「被俘不屈」；（三）「受傷不退」（見四月二十五日本報三版），這就是說：蔣介石的命運已經註定了。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的夢想擲一轉「生存」的希望，現在却完全剛剛熄滅了。蔣介石今後半年內，不是生存的問題，而是死亡的關頭。

從蔣介石的供詞裏，看出了戰局的大變化，也看出了人民戰爭勝利在望。

趙秉義的故事

育紀

解放戰士趙秉義現在已經成了某部一個優秀員啦。

他是娘遠後奔鎮山頭人，在偽頑瘋狂拔兵當中加入了三十五軍軍部炮兵營當傳令兵。解放翠役他隨偽軍走到離下營七八里的地方，有病走不動了，病吃得口水偽頑軍它也不管，他索性跑到老鄉家裏了窯口，就倒了。他說：「偽軍開時我，對但這窩，聞不到我，病勢又很厲害，躺在一個小溝溝裏就睡了。當時從睡夢中聽見一個老鄉說：「八路軍來了！」好像霹靂似的把我給驚醒了，渾身打顫抖擻，自己看了一下黃色的臉，變成了一身白，像是一個穿孝的人，原來是下雪了。氣呼呼的向溝山下一所茅屋走去，他們我把很厲害的樣子說：「老鄉！我們（指偽頑軍）的隊伍就在山上，我有病在你家躲一躲。」說完就上了炕，外面的縮成了一團。外面「砍砍」的響着，一隊大路步的過着，讓蕭蕭腳步聲遠去了。一位老鄉和善的說：「小孩！你走吧，你在這裏我們……。」沒有辦法，就硬着頭皮走出茅屋，遇開緊腳的步子，走了約有一百多步，突然發面發現有人，接着手拍就猛在眼前：「不準動！你是頑軍嗎？」嚇得我臉上沒一點血色，上下牙顫抖着：「是，是」：「那個八路軍同志腿變得和胡講」，說：「小孩有病嗎：，慢慢跟上走，不要害怕」。我的心只是跳着，反正是活不了，一定要跑，我向那個同志仰求着：「你讓我去喝水吧。」接着，我想了一個計，他讓的快，我尖的慢，不時停停或洒上一泡尿，後來那位同志等惱了，我就要跑了。然忽一路騎一一個騎兵通信員過來了，照例的把我從頭至尾問了個遍，看了看我那黃瘦的孔，就跳下馬來把我抱了上去，他就步行起來了。到隔不齊，我的病還未好，又讓我騎驢子。後來我才知道，叫我騎上驢子他跟上走的，不是別人，是咱們旅政治部的賈主任。我現在一見他就親愛的笑了。

鄉村苦況俚言

大關中蔣管區

白晝怕公家，
但缺軌雜梯，
麥要一縮空，
回頭像蒜壯。
×
黑夜怕官選，
搶衣換搶狀，
財借任養活，
打煩苦難狀。
×
悍吏太森嚴，
抓丁不寬厲，
「國軍」更惡兇，
求饒不敢抗。
×
今我生不辰，
值此艱苦況，
民投如水火，
哭訴將誰向。
×
飲食味不甘，
寢寐心欲斷，
醒聽夜鳴鏡，
推有獨慨慨。
×
孤苦命何日？
餘賊何日盡，
饑腸何月飽，
江山何樣樣。
——一年人抓修文頭

赤足推磨

寧武宮元擔的訴苦

我是神池人，三歲上死了媽，家裏苦，他沒有，我爹把我帶上到寧武陳家，因爲帶的我，一年整整四十，也就給我了三十，去地裏也削踏上，靠活到我十歲上，因爲苦重，心上又悶，他老人家的眼睛腔！不能受哦，求看子開淮（打鐘）了我們，我引上，我說了眼的爹討吃，每天受餓，他沒有住處。我爹驚活到我十歲，我又歸始養活我爹了，可是十歲上能做個甚哪！父子兩個每日起來給人家就是個推磨，借我身手小，探不上，拿腳頂住磨得慌，給半碗人家惱，偷吃個外面給一碗半碗米，給地主家推磨就是能吃一頓，根本不很接家，就和討飯討吃的一樣，在院裏吃，有一次我爹路腳上起來個擔不能動了，我一個人給地主牆牛料，他老婆出來說：一為的很吃，並奪一帶在我個上就打，我倫倫的丟也沒敢說過是給人家牌，一更天了人家全家睡覺，我還在磨，攆推三年，十三歲以前沒穿做一雙鞋，腳上的死皮厚的老繭厚……